

◎往事如昨 非烟非雾

□张名扬

随着我国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，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的同时，精神生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。在老年群体中，次第出现过书法热、摄影热和出书热。

出书热，即写回忆录、印回忆文章成风。拙动笔者自作，写不成的雇人捉刀。君不见如今诸多城市都出现了代笔、编修、印刷、发行的产业链，一条龙服务，便利得很。《焕芝》是陈英奇撰写的回忆文章的结果，属拙笔自作。

英奇是我50年前的学生，数十载共居一城却不多见面。2014年他班同学聚会，想到了我这个班主任。见面时学生们都很热情、亲切，我亦倍感荣幸、欣慰。随后，我和英奇便有了来往。去年冬天，英奇突然打来电话，说他写了一组文章且欲出书，希望我能看看并把把关。责无旁贷，

我便应允了。我将文稿分类编目，供他参考，又帮他选了一个书名，心想他让我看看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。交还文稿时，他期期艾艾又说道一番，却终未挑明其意。我猜他希望我再动动笔，为不拂他意，再读定稿，遂作此文为跋。

《焕芝》写了一群人物，有父、母、妻、女、弟、妹，还有老师、同学、同事等，有个像也有群像，有工笔也有写意。英奇笔下的人物，多具个性且不雷同。如《我的母亲》写了生母、养母和继母，角色不同，性格不同，行为不同，紧紧扣住“生”“养”“继”3个字，点赞不同时期被称为母亲的3个女人，借助她们各自不同的故事，讴歌了她们共同拥有的母爱。《我的父亲》则饱蘸真情，写出了对父亲的理解和敬爱。塑造形象，英奇往往依靠人物的言行和思想，不作空乏的叙述。《我的父亲》一文中有这样一段：在自行车流

行之初，父亲便买来一辆旧自行车拆卸装配，抢先学会了修车技术，获得了养家糊口的本领。在苦难中挣扎拼搏、把握先机，充分展现出父亲求生的精明和智慧，使人物有了立体感。

书中记事体的文章不少，记述了作者一些难忘的经历和值得回忆的往事。常言道，文似看山不喜平。记叙文当有头有尾有过程，更讲究情节起伏、详略得当，且不拖沓。如《两本书疑案》以“丢书”“寻书”“失而复得”为线索贯穿全文，把旅游景点、同学间的友情串在一起，既避免了平铺直叙的套路，又增添了阅读的趣味。《献不出去的鲜花》则写得曲折有致，引人入胜。因景生情，由“欲送花”到“被献花”，再由“丹江献花”到“返回聚餐”，同窗情谊始终满满。最精彩的莫过于结尾一段，似在局外，却在题中，出人意料，耐人寻味，读后令人亦惊亦喜。

英奇大概喜欢在文字上下功夫，

我估计他闲暇时不少研读字、词典。如书中的一些俚语方言和较生僻的字词，他用起来得心应手。《扫帚颂》是书中一篇有些另类的文章，咏物，富有诗意，饱含正能量，甚可意。几首小诗也很耐品读，每首都有可圈可点的金句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《握住老婆的手》，情真语实，感人至深。还有几篇有关民风民俗的纪实文章，不惮词费不厌琐细录而存之，也许可供文史、方志部门采集或参考。书中亦触及一些社会问题，如《轻歌曼舞醉今宵》中陪舞小姐那段话着实令人惊愕。小小年纪满嘴江湖语，早熟乎？颓废乎？她的话朴实、直白、愤懑而无奈，是任何作家坐在家中都编不出来的。

没想到读《焕芝》，不仅给我新联想，还引我生出许多由此及彼的联想。实话说，我是第一次借助别人的文字进一步发现了同学关系的微妙。“亲如手足”指不是兄弟姐妹的同学可以情同亲生，同学间的情谊还可以更

进一步，有时可“情逾手足”。譬如有的话(包括一些玩笑话)在兄弟姐妹间不能讲、不会讲，在同学间可以讲；在校时不能讲，离校后就可以讲；初涉社会时不能讲，可人到中年时就可以讲。另外，同学间的称呼也很有趣。二人在街头邂逅，或在大庭广众之下相见，大呼小叫，彼此直呼其名，连名带姓，不管官多高、款多大，概莫例外。随着年岁增加，这种称呼已耳生年久，乍一听令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顿时归零，剩下的只有熟稔、亲密，亲密得直把人拉回当年的教室，拉到昔日的课桌旁……叫哥喊姐、呼弟唤妹，往往有名无姓，若名姓一块叫，那么其最后一语涉严肃。

英奇的文章面世的不多，这是他第一次出书。他很兴奋，我理解，故我只能添油不忍泼水。但是，有句话还是要说，即日后再写文章当力戒叙述发义。正说此又言彼，必使读者分心，有碍阅读。

◎箭杆杨

□吴爱民

谢姨是农场二分场妇女群里出了名的高个子。她身材苗条，细身细腰，瓜子脸上有一双笑眯眯的丹凤眼，笑起来既甜又好看。她刚来农场时，就有人议论：“看人家咋长哩，高得跟路边的箭杆杨一样。”从此，箭杆杨成了谢姨的雅号，在农场传开了。谢姨一点儿不在乎，喊就喊吧！

谢姨心眼儿好，快人快语。一天，她急着去上班，婆婆问她：“桂荣，晌午吃啥？”她头也不回丢了句：“熬肉。”弄得婆婆直发怔。其实，谢姨的意思是咱家啥也没有，除了家常饭还能做啥。想吃肉，有吗？不用问，你做啥，我吃啥，做就是了。

那时农场刚建，治水排涝是关键。按规划要在区域内挖出南、北两大排水深沟，把雨季田里的积水及时排掉。号令一出，男、女职工齐上阵，男的挖，女的抬，攒着劲干。谢姨个儿高，抬土跟谁搭班都别扭。她不甘心，转身盯上了挖土的大个儿

刘。“老刘，咱俩搭班中不中？”“中呀。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只要你愿意，咱俩高低一样，正好一对。”大个儿刘高兴得直咧嘴。就这样，谢姨在前，大个儿刘在后，俩人说说笑笑，说走就走，说换肩就换肩，干得既顺手又得劲。大个儿刘发现有人在偷看他俩，索性咧开嘴巴大叫：“快看呀！我和桂荣俺俩可是顺肩（奸）啊……”听到喊声，人们纷纷往他俩身上瞅，也都明白大个儿刘话里的坏意，顿时笑翻了天。谢姨不管这些，喊就喊，只要不怕喉嗓干，有劲你使劲喊去。她把步子迈得更大，拽着大个儿刘往前走。大个儿刘只顾喊了，冷不防被拽了一下，差点儿摔倒了。这下，人们笑得更厉害了。

谢姨干得好，人缘好，很快就当上了妇女组组长。二分场种了几百亩棉花，田间管理全靠女工。谢姨领着大家锄苗、打杈儿、喷洒农药。当时条件差，没有工作衣、口罩，为了防护，谢姨们只能各自从家里找些旧衣服、毛巾包裹自己。干活前，谢姨叮叮呀呀嘱咐：

“干这活呛人，大家一定要拿稳喷粉机，把袖子扎紧，把帽子戴好，把头包好，用毛巾把鼻子、嘴捂严实，光露俩眼，看着路就行，千万别把六六粉吸进嘴里。”然后，大家站成一排，谢姨领着大家顺着棉垄往前走，一边走一边摇动喷粉机，“呜呜呜”的声音响成一片，黄色的烟雾从她们身边腾起，形成一条又长又浓的烟雾带。一趟下来，谢姨她们个个成了土黄人，眉毛、眼窝、鼻梁、衣服上全是土黄色的六六粉。休息时，谢姨让大家去掉嘴上的毛巾透透气，笑道：“一趟咱就弄成这样，我看趁今儿没风，咱抓紧点儿，争取一上午把这块地喷完，中不中？”“中。你带头，咱们干吧！”“那好，装药，走，早干完早休息！”谢姨把毛巾往嘴上一蒙，又领着大家下田了。她们强忍着刺鼻的药味和蜚眼的汗水，从早一直忙到晌午，终于把一大块棉田喷了一遍。收工时，谢姨摘下帽子拍打着喊道：“伙计们，咱们弄成这样，回家咋进屋做饭、见孩子，我看还不如先去坑里涮涮。”“中啊，俺们都憋死

了！”大家立马卸掉喷粉机，三两下脱去外衣，也不顾路人笑话，只穿裤头、短裤，“扑通扑通”抢着往路边的水坑里跳。坑里的水齐腰深，是雨水，又黄又浑，可她们哪管这些，跳进去就洗……

麦收了，地里的麦秸要往家里运。谢姨领着十几个头戴草帽、手持长杈的同伴，两人一组跳上一辆辆大马车，她们的任务是踩车。农场的人都知道，踩车可是个技术活，一般人干不了，要的是眼力、体力、手头、胆子。多年的历练，谢姨她们早已个个是踩车的行家，场里每年麦收踩车都离不开她们。

大马车一到地里便迅速排开，顺着收割机留下的麦秸堆缓缓前行。车下的人不停地一摆摆麦秸挑起往车上放，谢姨和同伴一前一后开始在车上忙碌。她们先用长杈把车上的麦秸拨开、摊匀，再用脚一处处踩实。谢姨个儿高，站在车上显得更高，老远就能看到她戴着大草帽、扎着白毛巾、挥动长杈的身姿。车越装越高，也越装越大，高得车下的人得用长杈

扎着麦秸双手高高举起，大得车下的人几乎看不见谢姨她们的身影。火辣辣的太阳照在谢姨她们脸上，明亮的汗珠连成串，溪水般顺着脸颊往下淌。她们顾不得擦，因为麦秸还在不停地往上送。谢姨和同伴忙得汗流浹背，又高又大的麦秸车终于装好了，远远望去像是一座小山包。赶车的人让谢姨她们坐好，一阵响鞭，一座座小山包移出麦田，奔上长着箭杆杨的宽阔大道。谢姨她们坐在高大的麦秸车上，望着天上的白云有说有笑，嗓门很大，笑声很响。

一晃快50年了，当我再见到谢姨时，一下怔住了。眼前的谢姨身子佝偻，两腿弯曲，走路趑趄超超，站在身边还没我胸脯高。我忙问：“谢姨，你咋变矮了？”“哎，姨老了，腰伤了，腿也瘸了，不矮才怪呢！”之后我才知道，谢姨的腰受过两次伤。一次是早年建场盖房时，从房顶摔了下来；一次是上棚找农具，梯子断了，她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

看着眼前的谢姨，回想当年的箭杆杨，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◎午后的冰棍儿

□王忆

小时候，每到暑假我基本上整天都待在城里的姥姥家。在最炎热的那些日子里，有一种令我心甘情愿等待的清凉——冰棍儿。尤其是午后的冰棍儿，让我对盛夏生出了喜爱的情愫。

除了星期天外，每天午饭后，姥姥都会催我去睡午觉。受不了姥姥的唠叨，我直接跑出门，或坐或蹲在院外的大槐树下，丝毫不

觉阳光的刺眼，不顾蝉鸣的吵闹，一边寻找着树上的蚂蚁、毛毛虫，一边时不时抬头望着经过的路人。

过不了太久，耳边传来一阵清脆的车铃声，我赶紧抬头望向路的那一头，便看见一辆自行车。尽管天气炎热，骑车的人看着模模糊糊的，可我还是一下子就认出来那个人是大舅。顿时，我心花怒放，像离弦的箭一样，高兴地冲了过去。大舅热得满头大汗，背心贴在身上。他骑在车上，一手扶着车把，

一手抱着一个暖壶，老远就大声叫我的名字：“小忆，快走，回家吃冰棍儿喽！”

而我像小马驹一样，咧着嘴，欢快地跟着大舅的自行车跑。车刚停稳，我便迅速接过暖壶，小心翼翼地抱进屋子。暖壶里装的就是我期盼的冰棍儿，有赤小豆的，有绿豆的，还有牛奶味的。这是大舅他们钢厂发的防暑降温福利，每次他都舍不得吃，趁中午休息时间，用暖壶装着，骑车专门给我送回来。

暖壶里的冰棍儿，基本上都是剥去包装纸后放进去的。暖壶的保温效果不太好，有些冰棍儿已经融化了，不能拿起来咬着吃，只能直接倒进碗里。送完冰棍儿，大舅则匆匆洗把脸、喝杯水，又骑着空暖壶骑车上班去了。

那半软半硬的冰棍儿，混杂着一些汤汁，挤躺在碗里，是那么可爱、诱人。我抱着碗，碗里装着四五根冰棍儿，坐在阴凉处，慢慢地嚼着、舔着、喝着，顿时觉得浑身

清爽，早没了之前的烦闷，仿佛所有的酷热都被冰棍儿的清凉赶跑了。于是，在大舅上班的日子里，我便这样一天在午后等待着、享受着。

一晃很多年过去了，虽然现在的冰棍儿、雪糕品种繁多、口味各异，可我总是觉得没有当年大舅顶着酷暑给我送回来的“暖壶冰棍儿”好吃。而更让人回味无穷的是烈日下大舅的身影，还有我在盛夏午后等到的那一种清凉。

◎一晃就老了

□惠军明

“不知道何时鬓角已染霜，不知道何时容颜已沧桑。忽然怀念从前那些逞强，和懵懂无知的年少轻狂。一瞬间发现人生太短暂，一瞬间发现路不再漫长。还没腾出双手拥抱自己，时光竟已走得这么匆忙。怎么刚刚学会懂事就老了？怎么刚刚学会包容就老了？怎么刚刚开始成熟就老了……”听着秋裤大叔的《一晃就老了》，我的心猛然被歌词击中。歌中所唱的，与我的心境何其相似啊！

老，这个曾经陌生的字眼，如今悄悄潜入我的生活。驻足镜前，曾经

的黑发堆满白霜，曾经光滑的眼角多了些许皱纹，曾经青春的脸庞多出几许沧桑，我的容颜已经不复从前。尽管自己嘴上不服老，可身体的变化显而易见。

也曾意气风发，也曾豪情万丈，可随着阅历的增加、年龄的增长，曾经懵懂无知的年少轻狂远去了，争强好胜的执念减弱了。凝固逝去的岁月，那些青春的影像和印记历历在目，令人怀念。时光的脚步永不停歇，年轻与衰老转化的节奏竟然如此快，让我猝不及防。扪心自问，我才刚刚迈向成熟，才刚刚感悟到人生的某些真谛，才刚刚明白一些做人的道

理，我还没有好好调整自己，怎么转眼就老了？

老，是一种衰朽的状态，是生命活力减弱的标志，意味着人生的徐徐落幕。谁都不喜欢衰老，谁都希望自己年轻的状态能保持得长久些。但是，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岁月轮回，周而复始，这就是大自然的规律。不管你喜不喜欢愿不愿意，不管你是何种身份何种地位，都要面对老的到来。

最近有一件小事让我记忆深刻。小区里有一个上幼儿园的小女孩，第一次见面就喊我园长。她给我封了这么大一个官，满足了我的虚荣心，让我心花怒放。我喜笑颜开，问她为什

么这样称呼我。她说因为我头发白了许多、皱纹很多，比她妈妈老得多，就像她幼儿园园长。她说完，我不禁哑然。童言无忌，孩子不会撒谎，在她眼里园长就是老的代名词。看来，我确实老了。

说到老，我不由得想起了母亲。近来常听母亲絮絮叨叨，说某某得病住院了，晚景凄凉；说谁谁不在了，临走受了不少罪。那些人都是母亲熟悉的人，陪伴她走过一段段人生旅程，母亲说得哀伤，让听者动容。母亲老了，属于她的世界渐渐变得黯淡。母亲的牙齿几乎掉光，头发花白，精力大不如前，听力下降得厉害。我们跟母亲说

话，她常常听不清楚，有时候一个人待在家里，听不见电话声和门铃声。老，在折磨着母亲。

还有妻子，她近来也显出老态了。年轻时，妻子身材苗条，充满活力。有一次我们一起爬山，她身轻如燕，我费劲追赶，总撵不上她。如今，她被家里和单位的事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一头青丝也已变白，身材开始发福，各种疾病悄然袭来。

老悄无声息地来了，它向我们宣告：日子过一天少一天，时间用一点儿少一点儿，岁月无情，人生苦短，面对依然存在的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且行且珍惜吧！

总第一三五七期

卷六

春秋楼



蝉鸣声声

□路琳

蝉鸣
是一阙别样的宋词
岁月的脚步
匆匆走过
唯有这一声声鸣叫
留在季节的深处
蝉鸣声声
夏日里的每一截时光
都是烈酒
让人痴迷沉醉
每一声鸣叫
似乎都带着浓浓的乡音
多么亲切
多么迷人
鸣蝉的翅膀上
驮着我们儿时的梦
儿时最美好的记忆里
一定会有一只蝉的影子
或一声声蝉鸣
有蝉鸣的夏天
是美好的

在雨中

□张超我

黑云压在心头
摧残了憧憬
雨幕深处
凋零着我蹒跚的身影
四面八方的雨
将一切淹没
在一片树叶下
我躲一下雨
一壶浊酒
让我忘掉所有
憔悴的岁月
枯萎的青春
单衣遮不住嶙峋的骨头
一对斑鸠在风雨中坚守
我却孑然一身
谁和我携手共赴心灵的鹊桥
孤独萦绕在我的心头
独立风雨浑身湿透
雨过天晴
是否彩虹依旧

有些美好

□郑良玉

有些花朵
从来不敢去采
只敢在远处
嗅一嗅芬芳
然后默默离开

有些果实
终究无法品尝
望梅止渴也好
策马扬鞭
奔赴前方

有些高度
始终无力攀登
经年累月仰望
等待生命的航船
抵达彼岸

有些美好
注定无缘亲近
无数次的怦然心动
在岁月的长河里
留下波光粼粼